

关注

海南长臂猿大调查

特写

声声猿啼慰吾心

■ 本报记者 谢凯

吃完早餐，戴好头灯，背上爬山的装备，拿起镰刀……11月17日凌晨4点，当城市的人们还沉浸在睡梦中，在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的东崩岭上，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的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刘辉勤和护林员韦富良、黎天盛及东崩岭调查小组其他6名小组成员已在为当天的长臂猿调查工作做准备。11月12日至17日参加海南长臂猿大调查活动期间，每天如此。

今年8月发现的海南长臂猿E群幼崽就在东崩岭上，东崩岭调查小组在今年的大调查活动中担子不轻。

“给他们的任务就是，探清幼猿的生长情况。”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长邹正冲表示。

“它们的大致活动范围就在这3个区域，这一带有沟谷、有山地。”刘辉勤用手机卫星地图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

“8月份证实E群幼猿的存在后，监测队就一直没有进来，生怕‘吵’到这个种群。”刘辉勤笑容里满是对海南长臂猿的关怀。

跟着调查小组进山，才会对这些追猿人多一份理解。

12日凌晨5点，海南日报记者与调查小组沿着山路一路往山顶上爬，踩着满是落叶的土地行走，深一脚浅一脚，每一步都小心翼翼。雨林里，处处暗藏危险。

快速爬坡带来的心跳加快让人喘不过气。“控制呼吸频率。”刘辉勤微笑着叮嘱海南日报记者，爬山还要注意头顶上的树枝，因为树枝上可能会有在睡觉的蛇。

跟着这些监测队员爬山，使小组成员更深刻认识到保护海南长臂猿的不易。“没有他们日复一日的巡逻监测，就没有海南长臂猿的今天。”调查小组成员、贵州师范大学动物生态学硕士研究生彭东说。

“第一眼看见它们时，心都化了，我相信你见了也会喜欢上它们。”队伍停下来时，刘辉勤向海南日报记者解释为何在困难面前能坚持下来，“我是山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就听老一辈说我们这一片山林有海南长臂猿的守护，可是以前我却没有见过它们。”

说话间，一声空灵的猿啼打破了周遭的寂静。

“快记下来，6点50分，第一次鸣叫……7点01分鸣叫结束。”当天第一次听到E群发出的猿啼声时，脸上满是汗水的刘辉勤激动不已，在一棵高大的冠木下一侧耳倾听，一边向记录员报告情况，手臂不时擦拭脸上的汗珠。身兼记录员的韦富良则坐在潮湿、铺满落叶的地面上快速记录。

5天的调查时间，东崩岭3天被大雾笼罩，天空白茫茫一片。调查小组基本没有条件去追踪海南长臂猿的具体位置。“就算追到了，也看不清它们，这几天路滑，能见度太低了。”刘辉勤说。

海南长臂猿E群在东崩岭的活动范围较大，如果团队集体去追，在大雾中追踪到海南长臂猿的具体位置存在很大困难，所以团队必须分散开来。也正是因为这样，追踪工作有了“新难度”。

“要有丰富的护林经验才能不迷失方向。”浑身湿透的黎天盛说，有较好的方向感，在从林里的奔跑速度才能提起来，与猿相遇的概率也会大大提高。

“东崩岭坡陡路难行，追踪难度很大。”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王进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一共在东崩岭区域监测海南长臂猿E群3次，第三次监测时因为坡陡路滑膝盖受伤，最终因过于疼痛不得不在第二天下山治疗。

有着7年寻猿经验的韦富良说：“太困难了，新的猿群还是对人太敏感，它能发现我们，我们却很难发现它。”

17日，还是找不到海南长臂猿E群的刘辉勤、韦富良等人，面色凝重地下山了。“没看见猿影，听见声音，也可以确认它们还在。”刘辉勤说。

海南长臂猿已经成为刘辉勤和其他所有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的生活“伙伴”。刘辉勤笑着说：“我们的小目标，就是希望它们在我们的呵护下慢慢长大。”

长期住在霸王岭地区的群众惊喜地发现，消失多年的全球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海南长臂猿的啼叫声近两年不断被听见，陪伴多年的雨林此刻更加吸引人了。目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未来，这片雨林之上，猿啼声还会经常响起。

（本报霸王岭11月18日电）

择偶也看『房』，两个家族群常走亲戚

海南猿家趣事多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于伟慧

“见到了几只长臂猿？”“每次见到都是一公一母吗？”“雌猿背部的毛色变黑了没？”……11月17日午后，2020年海南长臂猿大调查活动东崩岭调查小组的组员们刚下山，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海南长臂猿保护研究”项目“海南长臂猿繁殖生物学研究”课题负责人周江便立即上前，朝他们抛出了一连串问题。

数量、状态或毛色，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信息，在周江看来都至关重要，“海南长臂猿不会说话，但我们可以从猿群的体态、习性变化中，知道它们过得好不好。”日前，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了包括周江在内的多名专家学者，听他们讲述海南长臂猿的“秘密”与趣事。

A 雌猿毛色变化蕴藏繁殖“密码”

从40年前仅存两群不足10只到如今的5群33只，被列为极度濒危灵长类动物的海南长臂猿在海南林业部门、科研机构、山区群众等的保护下，种群数量逐步增长，但仍未摆脱灭绝的风险，濒危程度远超“国宝”大熊猫、朱鹮等物种。

困扰专家们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让海南长臂猿顺利繁衍下去？

“雌猿是否具备繁殖能力，直接关系到海南长臂猿种群能否继续扩张。”经过对海南长臂猿长达18年的追踪研究，周江发现，一旦雌猿背部、手肘、膝盖等部位的毛色开始变黑，意味着它正慢慢丧失繁殖能力，这也让他在每次监测中格外关注雌猿的毛色变化情况。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由于本次大调查遭遇风雨天气，不少监测点都未能监测到海南长臂猿的踪迹，暂时无法统计梳理出全部雌猿的毛色状况，但根据日常监测获取的信息可以得知，目前海

南长臂猿中的大部分成年雌猿仍具备生育能力，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另一个好消息是，在本次大调查中，部分监测点发现了独猿的踪迹，这与海南长臂猿监测队过去几次的监测结果相印证。而一旦它们找到另一半，组建起新的家族群，将进一步增加这一濒危物种种群“开枝散叶”的希望。

“有一只雌性独猿从C群分离出去后，‘单身’好几年了，到现在也没找到对象。”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林清的心里一直牵挂着这个小家伙的“终身大事”，也不禁好奇：它们的“择偶标准”到底是什么？

“就像人类择偶会看对象有没有车、房一样，长臂猿择偶时也会看另一半的栖息地是否够大，有没有足够的食物。”在周江看来，要想帮助海南长臂猿更快地形成有效的生殖单元，栖息地的修复与保护非常重要。

B 雨林冠层生存高手也会“翻车”

一个摆臂便能荡到十几米开外，在广袤的热带雨林，手臂无疑是海南长臂猿最好的“交通工具”。

“刚想举起相机，它就跑没影了。”抬头看见海南长臂猿的一团团“黑影”或“黄影”从头顶的枝桠间快速掠过，不少调查队员都被它们的一身好“轻功”所折服，也有人为小家伙们的安全操碎了心——它们真的不会从树上掉下来吗？

在研究海南长臂猿的过程中，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怀庆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它们会折断树枝，在空中抛起，又接住，再抛起，类似于人在玩耍。”邓怀庆认为，海南长臂猿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分析判断树枝的承重力，从而确定自己能不能抓住这根树枝到树林的另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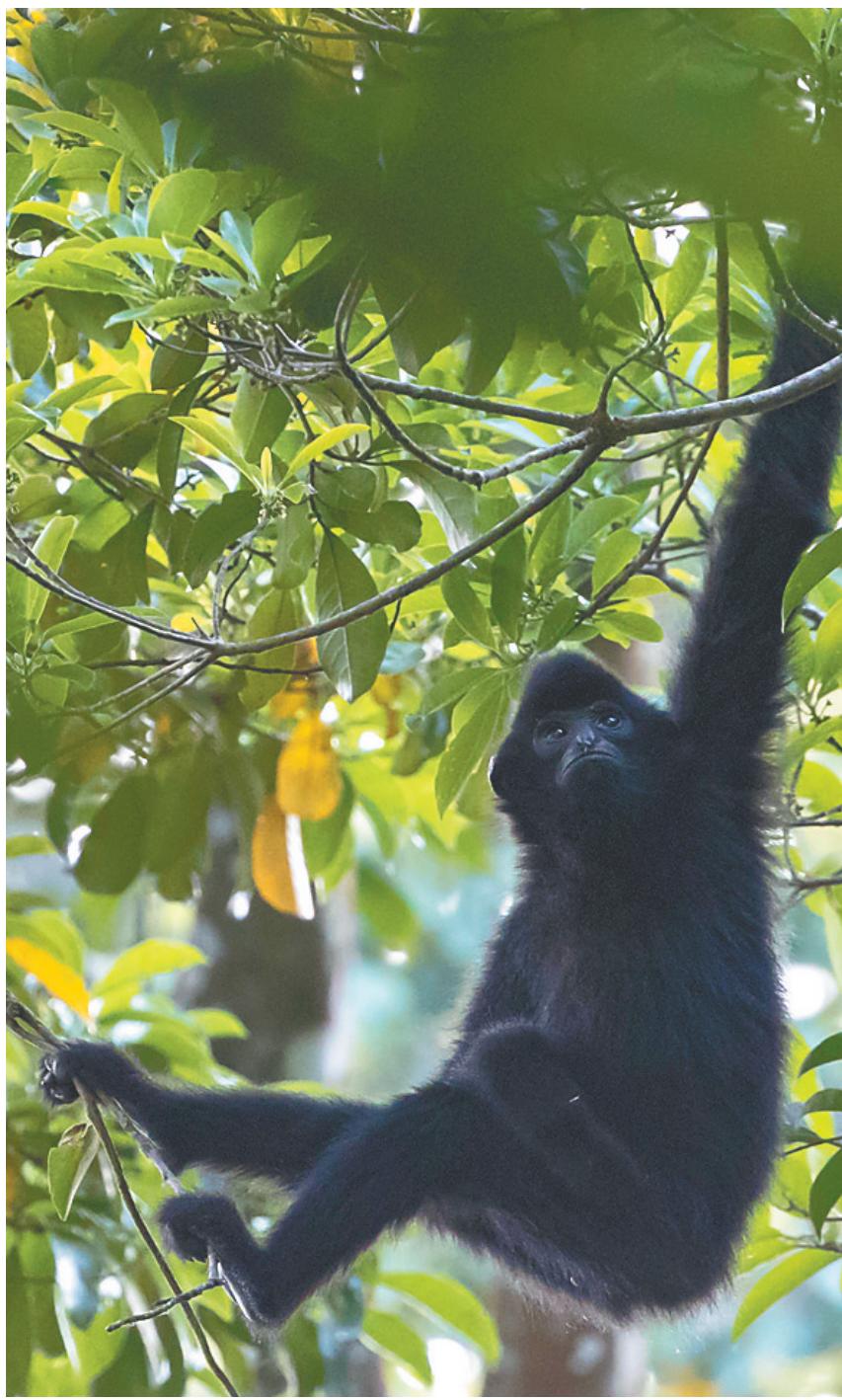
小时候抓住雌猿的肚皮和妈妈一起“荡”，长大后离开母体开始学着自己“荡”，海南长臂猿这一树栖动物在日复

一日的练习中，渐渐摸索出“臂力摆荡”的最佳姿势。在英文中，有个专门的单词来形容这种移动方式：Brachiation（臂力摆荡）。

研究指出，长臂猿的锁骨偏长，有利于手臂的摆荡和上举；骨盆板较宽，有助于当身体垂直悬吊空中的时候承托内脏；它们的手腕关节可以旋转70度，能像万向轮一样旋转，与臂膀形成多种角度，保证它们在快速行进过程中，不需耗费太多的能量去调整身体的姿势与角度。

尽管“天赋异禀”，这群雨林冠层生存高手也有“翻车”的时候。

“长期关注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研究与保护的‘云山保护’组织，就曾救助过一只学习‘臂力摆荡’时不慎跌落骨折的青年长臂猿。”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博士马子驭介绍，但在持续多年的监测中，他们还未发现海南长臂猿出现类似的情况。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斧头岭一带活动的海南长臂猿。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C 海南长臂猿亲缘关系较为复杂

在对海南长臂猿5个家族群进行监测时，监测人员常常会观察到A群和C群之间的“串门”现象。

“C群中有两只猿经常跑回A群，这时他们会互相理毛之类的亲密举动。”马子驭介绍，海南长臂猿5个家族群之间都有亲缘关系，A群和C群住得比较近，这才为它们提供了“串门”的可能性。

仔细翻一翻海南长臂猿的“族谱”，会发现A群堪称“家族长老”。

根据周江团队的监测，2011年A群有13只，2015年前后有7只出走至C群，与C群原先的3只组成了10口之家。如今，C群有2只分离出去，其中一只成年雄猿跑到东崩岭，与从B群中分

离出来的一只成年雌猿组成了E群这个新家庭。包括D群中最早的一只雄猿，也是从A群分离出去的。

A群对海南长臂猿种群繁衍的“贡献值”，由此可见一斑。

“最开始我们做海南长臂猿家域面调查时，发现A群的活动面积最广，超过9平方公里，现在随着栖息地质量与家族群成员数量的变化，活动面积应该也有所变化。”让周江感到欣慰的是，原先海南长臂猿4个家族群都挤在霸王岭林区仅16平方公里的斧头岭区域，如今E群迁徙至8公里以外的东崩岭，显示出这种稀有的灵长类动物拥有扩散至新栖息地的能力。

（本报霸王岭11月18日电）

好消息！

海南长臂猿E群幼猿生存状况良好

本报霸王岭11月18日电（记者

谢凯）11月18日上午，2020年海南长臂猿大调查活动暨数据总结大会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结束。海南日报记者从多方获悉，海南长臂猿最新家庭种群E群的第一只幼猿生存状况良好。

据参与调查活动的工作人员介

绍，11月13日，用于监测E群的红外相机拍到了母猿带着幼猿在树上休息的照片。

今年8月29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监测队队员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境内的东崩岭进行科研监测时，发现东崩岭区域的一只母猿怀里抱有幼崽，并证实新形成了海南长臂猿E群即第五群，确认海南长臂猿栖息地已经扩散到距原栖息地斧头岭10公里的东崩岭区域，海南长臂猿种群

数量确认为5群33只。自发现幼猿以来，相关部门在东崩岭区域落实严格的保护措施，就连霸王岭分局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也未前往。“因为有幼猿，不敢让人进去，怕造成不利影响。”霸王岭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新的家庭种群广受各方关注。最近，东崩岭区域进入雨季，加之受台风影响，恶劣的天气状况增加了母猿抚养幼猿的难度，也让很多人更加关注幼猿的生存状况。

“第一胎幼猿往往会因为母猿的生育抚养经验不足而夭折，比如当年C群的一只母猿产下一只幼猿，后因其抚养经验不足导致幼猿夭折。如没有幼猿，从理论上说，新家庭种群就尚未形成。”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长刘进强说。

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长邹正冲在11月17日大调查活动结束后，看到刚从山下来到的东崩岭调查小组组长刘

辉勤就立马上前关切地问道：“有没有看到幼猿？”

海南日报记者还了解到，根据目前监测到的情况，海南长臂猿C群的母猿怀里还抱有幼猿；位于霸王岭分局东五区域的2只母猿有新组建家庭种群的潜力……这些信息让人们对于海南长臂猿种群的“复壮”充满期待。

得益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近年来，海南的热带雨林得到了较好的保护，海南长臂猿的栖息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好，依托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和海南长臂猿保

护研究中心的平台和资源优势，未来海南长臂猿的研究保护工作将做得更好。



海南长臂猿E群的母猿和幼崽。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供图

霸王岭的热带雨林风光。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